



随

99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华

隨

99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杜新坤 陈寿英 选编

華

滴 江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99/杜渐坤,陈寿英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6

I. 中… II. ①杜…②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926 号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99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85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5407-2568-0/I.1555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编者的话	杜渐坤 陈寿英(1)
杞人忧天倾	
——眺望 21 世纪	白 桦(3)
我们的后代如何生存?	张 序(9)
“东方文明”琐议	严 秀(13)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质疑	谢 云(18)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李慎之(23)
读书偶得	陈以真(35)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序	朱学勤(40)
《辫子、小脚及其它》自序	朱 正(46)
思想和思想者	林贤治(48)
重读大师	祝 勇(55)
中国人是否认识了“文革”?	毛志成(58)
狂欢不再	邵燕祥(68)
后人之哀	南 雁(82)
序于光远《历史的评说》	李 锐(87)
董狐之笔	
——朱正新著《1957 年的夏天》简评	公 刘(93)

遭遇革命大学·····	刘乃元(98)
父 亲·····	刘自立(116)
姚文元的文体与修辞·····	孟繁华(127)
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	李 普(137)
再读《封建论》并解读毛泽东读《封建论》诗·····	钱伯城(147)
思想版图·····	南 帆(157)
中国有没有法捷耶夫? ·····	阎 纲(163)
表态文化·····	沙叶新(166)
抢救历史·····	吴 昊(171)
论浮躁与腐败·····	梁晓声(176)
闲聊监督·····	舒 展(184)
数字背后·····	柳 萌(189)
读报随想·····	刘 章(192)
还要为雍正帝隐恶扬善吗? ·····	何满子(196)
由克林顿想起袁世凯·····	章 明(200)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张 鸣(211)
一曲悲笳吹不尽·····	李国文(217)
送走王冕·····	陈四益(223)
身怀利器·····	吴 思(227)
沈万三与朱元璋·····	王晓玉(236)
秦熿修史 ·····	潘旭澜(241)
无家之游·····	费振钟(244)
屈原:无路可走 ·····	鲍鹏山(255)
结缘梁启超·····	夏晓虹(262)
凝视那道横眉·····	卞毓芳(266)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谢 冕(278)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	贾植芳(282)

- 好学勤思的胡耀邦····· 于光远(288)
- 防守乎? 扩张乎?
——评日本的“周边事态”····· 冯英子(295)
- 见证与见证人····· 戴锦华(299)
- 德先生、赛先生与“以俄为师”····· 牧 惠(307)
- 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 蓝英年(318)
- 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 王 蒙(326)
- 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 绿 原(330)
- 我们选择什么 我们承担什么
——从昆德拉和哈维尔谈起····· 余 杰(339)
- 十字街头象牙塔····· 金克木(345)
- 翻译所造之孽····· 王彬彬(356)
- 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 何清涟(362)
- 一封两千年前的情书····· 钟叔河(375)
- 虞兮虞兮····· 匡文立(377)
- 话说“江湖味儿”····· 赵无眠(382)
- 为鸱鸢匡正····· 韩美林(389)
- 重返清华园日记····· 王元化(392)
- 鸟鼠同穴····· 朱增泉(396)
- 寻回徽州····· 艾 燧(400)
- 自 引····· 祝大同(404)
- 高贵的精神····· 张承志(410)
- “发言”两则····· 杜渐坤(416)

编 者 的 话

在这一本里我们编选的，主要是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质的“思想性散文”和“文化性散文”。我们如是编选，一是想与“年度最佳散文”选本有所区别，二是希望能给读者更多一些思想上的启迪和学养上的滋润。

尽管我们认为，在散文、随笔、杂文、小品这些最具个人性的、非韵文的文体里，是大可不必把它们界划得那么泾渭分明的；（关于这一点，收在卷末的杜渐坤的《“发言”两则》一文中已有谈及，于此不再赘述。）尽管当我们着手编选这一本“年度最佳随笔”的时候，也曾想把编选范围定得更广一些，但，既然有了“年度最佳散文”选本，那么，为避免重复，在随笔选本里另有侧重，也是必须如此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编选，作品中是否蕴涵着作家精到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精神，始终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因为我们以为，舍此不能见出作家的学养、识见、胸襟、禀赋和个性，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文章”，也算不得真正属于作家“自己”的好文章。

然而，在一个有着数千年习惯于只依靠一个大脑想事的古老的封建传统，而现在还不能说这个“传统”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度里，这样的“好文章”也并不是那么触目皆是的。而且，由于我们目力所限，遗珠之嫌也一定在所难免。

因此，从各类报刊中编选出来的这些篇什，我们不敢说它们篇篇俱“佳”，也不敢说已经囊括了所有这类文章的精华，但有一点是

可以肯定的——读过这些篇章的人们将会看到，在 20 世纪最末一年仍有这样的一些作家，他们仍在努力地关注着现实人生，作着严肃的历史追问乃至学理上的探究，并于深夜的灯影里写出他们发人深省的文字。

这样的文字，无疑是足可珍惜的。

杜渐坤 陈寿英

2000 年 4 月 28 日于广州

杞人忧天倾

——眺望 21 世纪

白桦

预见不祥，所以我很怕自己偶尔对未来的某些事物会不幸而言中。1988年夏天，我在巴黎蓬毕杜文化中心向法国公众介绍自己的时候，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只公鸡！”顿时引起一片惊愕的叫声。后来才知道，对于法国人来说，公鸡还另有含义。“我是一只不合时宜的公鸡！”——这是我的第二句话，得到的反响是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比别的公鸡叫得早，提前在凌晨三点就叫起来了。这样的公鸡很容易遭杀身大祸。”法国公众报以欢快的笑声，我知道，我得到了他们的理解。1992年我在巴黎和新小说派的创始人、年过九旬的娜塔丽·萨略特告别的时候，向她提出过一个问题：“您是一位世纪老人，面临世纪末，您对人类的未来怎么看呢？”对于一位在二战中经历过法国沦陷、今天已是90高龄的老人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以为她可以很轻易地给我和这个世界几句安慰，但她没有。她既诚恳而又真实地说：“如果我曾经长期生活在你所停留的空间里，我早就死了。虽然我经过二次大战，那时我躲在乡下。今天，我对未来并不乐观，我什么都怕，怕战争，怕暴力，怕天灾，怕阿拉伯人，怕德国人，怕日本人……什么都怕……”那时的我对她的恐惧很不理解。今天我明白了：是因为我比她盲目。前天一位从巴黎来的朋友对我说：娜塔丽·萨略特不仅健在，还经常坐在喧闹的咖啡馆里写静谧的小说。她至今都仍然保持着她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惯，喜欢闹中取静。我很想再次见到她，对她说：我直到今天才理解您对未来的恐惧，看来，我已经也像您一样，进入了真正的晚境。中国有句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

亡,其言也善。”我想,这句话里将死的人和鸟,是指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和鸟。那些自认为可以“万寿无疆”的人,即使是在将死的时候也不会言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在死这一点,会和他的子民一律平等。

21 世纪的祸福都是 20 世纪留下来的。古人有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20 世纪,人类不仅借助燃气动力和核动力在空中遨游,而且登上了月球。20 世纪录音、摄像和通讯设备的发达和电脑的普及,使人类飞速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熊猫、克隆一切生物的可能指日可待。各种各样抗菌素的出现,非常轻松地根治了人类自身许多不治之症,如天花、结核、麻风……外科器械和手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古人又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几千年来,对于人的本性,既有性善说,又有性恶说。其实,人的身上是善恶同体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善和恶可以在一个人的心灵里通过利益的杠杆转换。所以人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既可杀人又可杀己。人的每一项发明也几乎都是一柄双刃剑,核能可以推动火箭升空,也可以让它在地面上被引爆,使千千万万人死于非命。现代录音、摄像和通讯设备,能让人与人在瞬息之间从天涯之遥缩短为咫尺。同样是这些设备,又可用作独裁统治者控制民众的工具,善良的子民们哪里想得到:他们如同玻璃罩里的玩偶一样,一举一动都在主子的监控之中。当然,包括自以为得计的统治者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机关用尽,自食其果。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也都在利用科技成果,相互盗窃情报。克隆动物的技术同样也可以克隆人,克隆妖魔鬼怪。虽然在国际上已经签订了禁止克隆人的公约,而关于使用原子武器、关于使用化学武器、关于使用地雷等等都签订过各式各样的公约和宣言。当战端一起,一切纸面文章在炮火面前都会灰飞烟灭。还是中国的古人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拥有一万种抗菌素,就有一万零一种细菌或病毒突然在人的体内出现,并立即蔓延开来。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严重性,还不单单在于它们与日俱增的泛滥,而是它们精度的提高总是超过戒毒手段的发展,以致绝大多数嗜毒者毕生都无法戒除。癌症和爱滋病是 20 世纪留给 21 世纪的沉重负担,即使在 21 世纪找到根治癌症和爱滋病的方法,谁能预见在此之后还会出现什么更为凶恶的病魔呢?我们给 21 世纪留

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一个肮脏的方舟——地球。热带雨林锐减和沙漠的疯狂扩展；全球气温上升，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大气和水质的大幅度污染；耕地的缩小和品质的退化……都比人类“改造自然”的步伐要快得多。全世界荒漠地区，每年正以3.5%的速度扩大。人类对土地资源的无节制的开发，美其名曰：改造自然。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过度耕种的结果，使土地越来越贫瘠。过度放牧和滥伐森林加剧了水土流失。世界各大陆每年损失表土240亿吨。过去20年全世界丧失的表土相当美国的全部耕地面积。“改造自然”是人类适得其反的狂妄口号和疯狂行为。大自然是不能改造和不可改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互相适应与协调的关系。自私、自大的人对自然的索取却要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是在天地间不可逆转的规律之内争取人与自然的共济。自私自大的人严重破坏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天而降的资源，把天大的福利变成天大的祸害。仅以中国的水资源为例：今日中原、华北、西北，几乎没有可以行船的河流。水质的恶劣状况简直是不堪设想。水资源最丰富的东南各个水系，如闽江、赣江、珠江、长江……只要有视觉和嗅觉的人都可以判断出它们的严重病症。至于江北的淮河，更是病人膏肓。杭州人还可以到灵隐寺去提水吃，广州人还可以到白云山上去提水吃，蚌埠人、上海人没处提水吃，只好吃“广告水”。24年前的秋天，我曾访问过湘西许多美丽的小城镇，它们大多是建筑在一条碧蓝的小河之上。我时时为水的清澈和修筑在两岸岩石上的吊脚楼赞叹不已。去年秋天，我重访湘西，却惊骇地看到许多河流都变成了垃圾河，多子多孙的城镇居民随意把垃圾倾倒在河里，岸边的岩石几乎全被垃圾所覆盖。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各式各样的塑料袋取代了往日栖息在岩石上的鸟群，为此我的心境十分悒郁。垃圾竟然可以一倒了之！据我所知，在我国，以同样简单、野蛮的方法处理垃圾的城镇并非少数，这何异于投毒自杀、杀人呢？水的问题岂止是污染而已！不久前，我国水利部部长钮茂生曾经警告说：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在30年内我国的干净饮用水就会枯竭。这就是说，喝不上水的日子已经近了！中国的母亲河——黄河连年断流，甚至有些河段有一半的日子河床龟裂。山东省每日人均占有的水资源不到一立方米，这一立方米包括生产用

水和生活用水。无怪许多农民惊呼：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的净水瓶空了么？水的危机在中原，在西北，甚至在东南，都迫在眉睫。西南和西北高原地处大江大河的上游，只有考察过黄河和长江源头的科学家们才知道那里的植被已是多么的稀薄！植被稀薄意味着什么？没有青山，哪儿来的绿水呢？没有青山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一旦降雨量骤增，干涸的河道就泛滥起来。今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灾难再一次说明：无论多么大容量的水库和无论多么高的堤坝都无能为力，水土流失的日趋严重，不断地增加着河床和库底的高度，使江河岸边的城镇和土地永远处于高过头顶的洪水的威胁。在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一个大国，每一次面对暴怒的黄河、长江，主要的对策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军民上堤抢险。洪水消退以后，又是干旱。我不相信中国的水利和环保专家不懂长远的、治本的方法是：在河流的上游和两岸造林、护林。森林才是最有效的堤坝和容量最大的、可以自动调节的水库。只有森林，只有森林才能制止水土流失。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幻想，如果中国历史上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民深挖洞运动”、“全民除四害运动”、“学大庆运动”、“学大寨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壮举中有一个相同声势的“全民造林运动”，该有多好！恰恰没有！为什么？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总是用短浅的目光来规划我们的行动。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芸芸众生，每一个家长，都对子孙后代的生路倍加关注，却很少想到全民族的生路，为什么？从50年代初，我初次访问长江上游的时候，雪山和森林告诉我：长江的颜色所以不同于黄河，因为它的源头有很多雪山和遮天蔽日的森林，亿万条林中泉水汇集成这条绿水。后来，我一次又一次旧地重游，一次比一次痛心疾首。无论多么偏僻的小县都有一个以砍伐林木为主要任务的林业局，有些林业局独立于县城之外，比县城的规模还要大，因为它比县城能挣钱。80年代，金沙江沿岸的山民称林业局局长为“光头司令”。写到这儿，不由得想到胡耀邦，他在生前重蹈长征路的时候，在四川就曾经断然下令：伐木大军立即停产转业。不知何故，竟然没有执行。曾经使我魂牵梦萦的美丽森林和宁静湖泊都像梦一样消失了！近三十年，就是我们这一代公民“当家做主”的三十年，长江的水土流失面积多达73.94万平

方公里,占了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1%。她已经成了第二条黄河,灾难甚至比黄河还要严重。许多学者、专家(包括我这个旅游者)曾多次著文对于长江潜在的隐患大声疾呼,我们的声音一次又一次随风而逝、了无痕迹。明年会怎么样?三峡工程竣工以后会怎么样?遇到雨量密集的年份,依然是抢险,依然是救灾,依然会涌现许多大无畏的英勇战士,依然会有许多失去家园和故土的难民流离失所。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大自然对人类施行全面报复的世纪。

临近20世纪的终点,我很难说人类自身有了进步。仅仅是由于信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种族与宗教偏见,至今仍然会导致暴力冲突,使得全世界动荡不安、战火连绵,遍地饿殍。每一个个人,都希望过一种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既免于饥饿,又免于恐惧。权力来自人民的基本原则,是两个世纪以前,长期为自由而斗争的先行者们的共识,因而签订了许多让人兴奋的宣言。然而,庄严的文字声明和实际的生存状态始终都存在着天壤之别,真正承认并付诸实行的国家仍然是少数,在施行中又能不受权力和金钱干扰的国家更少。自由一词受到荒诞地歪曲,攫取了权力与财富、成为权力和财富的垄断者,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永无匮乏的掠夺的自由和享乐的自由,而随心所欲地剥夺绝大多数普通人生存、发展的自由与权利。如: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享受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公正的审判权利、不受残忍和不寻常的刑罚的权利、人身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反而对质疑者实行镇压,甚至不惜制造种族灭绝的战争和世界大战。20世纪人类中的败类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21世纪可以避免,虽然蓄意发动战争的人是极其少数。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肯定更加具有聪明才智,但也会更加善良、天真和轻信。(我们不能责备并要求他们也像伤痕累累的我们一样,对昨天的灾难记忆犹新。)第三次世界大战依然如前两次大战一样,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隔岸观火者大有人在,落井下石者大有人在,背叛民族和人类利益准则者大有人在。为一己之私利,陷他人于血海于不顾者大有人在。当然,更多的是在杀伤力空前强大的武器面前垂死挣扎的人群。

20世纪初,中国伟大的先行者孙逸仙曾经坚定地认为:“民主潮流,

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百年来，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严峻局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着孙逸仙。

预见不祥！作为大部分时光都在20世纪度过的人，我既羞愧而又忧心忡忡地眺望着东方，21世纪的太阳即将在那里升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相信人们的心里也会升起希望；至于把希望寄托在哪里，谁能知道。20世纪是21世纪的筭，21世纪是20世纪的成竹。20世纪走到了尽头，包裹着筭的箬叶已经完全脱落了！我预言：21世纪，人类将无所不能，而惟一不能的是拯救自己；人类将无往而不胜，而惟一不能战胜的也是自己。

（选自《随笔》1999年第1期）

我们的后代如何生存？

张 序

近日读到《新民晚报》一则消息：在环保组织的倡导下，英国、南非、印度、俄罗斯等国的青少年纷纷给未来的“子孙后代”们写信，就当代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向后代道歉。这些道歉信被密封好埋在全世界 100 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指定地点，50 年后才能挖出来重见天日。一位英国少年在道歉信中写道：我们的森林正在消失，而沙漠却在扩大，沿海城市也将因“温室效应”引发的海平面上升而没人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留给你们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俄罗斯少年在信中描绘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带来的巨大环境灾难，批评黑海因污染已变得“名副其实”，他们认为产生这些悲剧的原因，是当代人对环境太不负责任，如果继续下去，会给后代带来巨大灾难。

现代社会，以个人竭力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和财富数量为原动力的发展经济活动早已是世界潮流。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优势而处心积虑，发展中国家则为如何飞快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而殚精竭力。人人为了物质欲望而拼命聚敛财富，能否取得高收入成为衡量个人能力、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普遍标准。爱、感情、家庭、社区被淡化，责任、义务、同情心遭削弱，品格、道德和文化无足轻重，知识、科学和艺术变得没有价值，甚至民主、自由、人权与金钱和享乐相比也显得逊色。人类正在变成终日为欲望而忙碌的怪兽，公司巨头控制世界实行独裁统治的可能性增大。更严重的是，整个世界陷入的这种疯狂，代价是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自然资源的惊人浪费。虽然环保已

成为流行的呼声,但与人类对地球的肆虐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严峻的现实不得不令少数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有识之士思索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长此以往,人类的毁灭将不可避免。

看看我们生存的世界吧。森林植被已被砍伐焚毁殆尽,水土迅速流失、水源大量消失,江河湖泊水量锐减,滑坡、塌方、泥石流如家常便饭;大量燃烧矿物能源造成的温室效应导致气候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降雨越来越少,两极的冰山在消融,海平面在上升,这一切都越发不利于生命的存活;土地飞快地沙漠化,耕地、草场和人的生活区域迅速缩小,农牧业将不能养活数量不断增长的人类,加上江河湖海由于污染和过度捕捞而愈来愈贫瘠,食物将变得匮乏;无节制地使用机动车促使大量农田被改作公路,机动车的废气与工业废气一道毒害着人的呼吸空间,引发各种难治病症和遗传变异,带来酸雨腐蚀生命;随着生产的扩大和消费的膨胀,庞大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难以有效处理,毒害着人的生存环境;制冷剂的滥用使天空的臭氧洞更多更大,让所有物种暴露在紫外线的辐射下,各种各样的电子波充斥空中,慢性残杀生物机体;由于砍伐、污染和浪费,水资源越来越紧张,地下水位下降,干净的饮用水将稀缺,对水源和能源的争夺将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生活中常用的各种化妆品、清洗剂、杀虫剂、粘接剂等等不知不觉使人中毒,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房屋建筑装饰材料和广泛使用的各种难以自然分解的化学制品在人的周围悄悄发生毒害作用;人们食用的蔬菜、水果、肉类、粮食、饮料和其他食品中也充满了各种有害的农药、激素、色素、防腐剂等;由于人的肆虐,每天都有无数的物种灭绝。生物学家断言:自然选择的弱化和污染的侵害已使人类停止了向超人的进化,并且在机体上有退化的迹象。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后代的生存都是巨大的威胁。由于世界人口总体呈爆炸性膨胀,地球的资源将难以负担,特别是气候变化对农业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马尔萨斯说过:“人口的迅速增长一定会超过地球负荷人口的极限,从而引起大规模饥荒。”这极有可能引发核大战。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生存寿命不断延长,病死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平均一个年轻人要供养几个以上的老年人。我们的后代面临的社会负担将

愈来愈沉重。

中国的情况是更令人忧虑的。人口的巨大基数与适宜居住地域的局促形成强烈反差，人均耕地面积仅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5，人均水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26%，森林覆盖率13.9%，人均森林面积仅0.11公顷，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不论是天空还是大地、农田还是旷野、江湖还是海洋、城市还是乡村，无不被污染。大部分人为了致富毫不顾及生态环境。大规模发展汽车（特别是私人乘用车）的愚蠢政策引得大群暴富者纷纷握上方向盘，把污染直蚀普通民众的健康和动植物的生机，驾车者横冲直撞无视无车人的生命；大量良田被侵占来建富人的别墅、高尔夫球场、高级度假村、大型娱乐城和供私家车飞驰的公路；珍贵的粮食被大量酿成白酒，高档餐厅数目多得惊人，让权贵和富人在里面（常常用公款）尽情挥霍浪费各种食品；由于腐败和不公比比皆是，社会矛盾尖锐，违法犯罪增多，人们越来越缺乏安全感，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钢制防盗门和防护栏把自己的蜗居封得严严实实；上亿被禁锢和不公平对待几十年的农民拥入大中城市，带来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道德在国人心中所存无几，社会公德少人遵守，社会正义乏人维护，恃强凌弱、以权谋私、贪污裙带、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见怪不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友善和帮助越来越淡化，相互之间防范戒备之心越来越强化；正直成为可笑，善良成为可欺，忍让遭人鄙视，清贫被看做可悲。森林锐减、沙漠化、缺水的危机对大多数人来说或充耳不闻，或认为是杞人忧天，小题大做，环保思想不入人心，环保措施小打小闹，资源枯竭、生态崩溃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整个社会仍充满短期行为，人们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照此下去，我们的后代命运将是悲惨的。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从小的娇惯，我们的后代比之我们来生活能力更差，适应环境能力更差，保护自身的能力更差，心理承受能力更差。由于人口的增多，他们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和更激烈的生存竞争，适宜他们生存的地域将更小更少。他们将更加缺乏安全感，面临更多的犯罪和车祸的威胁。虽然他们获得的物质享受远胜于我们，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远逊于前人。由于信息爆炸、生存空间狭小和生活节奏加快，他们承受的压